

广东1905年
反美爱国運動資料彙輯

三
文 學 集

中國科学院廣州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所編
廣東省中山圖書館

1950年9月

1905年广东反美爱国运动资料彙輯

三 文 學 集 目 彙

一 (什 文)

擬上美國諸大教士書「為華工簽約事」	1
說 氣	3
貨尾平洋說	4
怪蠍傳	5
追悼憑夏威先生文	7
補秉追悼憑夏威先生文	8
江孔啟致莫之希望	9
戲方隨喜馬藩夏之吳介明擬告白	11
蠻蠻有八大能力	12
致亞洲報書	14
祝廣州拒約報出世	15
慰前拒約會總理葉何兩君書	16
曉華工文	17
生祭曾少卿文	18
請商報	19
致尊者七十二行商書	20
哀憑夏三士文	21
代拟康党致某翰林書	22
拟美洲華僑候馬藩夏三君書	23
蠻蠻墮人泥	24
拟莫蠍帶蠻蠍書	25
討漢奸檄	26
生祭國民公敵文	27
拒約卦	28
拒約夢記	29
代澳門拒約同人祭憑夏威先生文	31

擬建設涼血動物院章程并序	32
澳門追悼公祭憑夏威先生誄文	34
拟登小桃源憑夏威文	35
不平月記	36
拟美介第致檀夏威美商講人書	37
十二說	38
外鄉人憑夏威文	39
總公野廿一日會議事小評五則	40
傷冬序	42
公奠憑夏威謨文	43
代愚齋夏獄中致赴港九人箋	44
陳陳相因說	45
擬黃帝訓悖逆予豫示	46
抵制卦	47

二. (班 本)

有心人喪扇	48
國民義討袁立凱	49
拒約報	50
美商蔑電	51
國民槍斃施紀常	52
韓善甫探監	53
拒約者看	54
寓電有嘆	55
憑夏威入粵死城	56
謝己原擅政議案稿	58
曾少卿視死如歸	59
哭華工	60
捕演說漏痕起謠言	61
歡迎會招待美人	62
馮蓮臣舟中訴恨	63
生祭三志士	64
訓商報	66
馮蓮臣舟中宿嘆	67

江船賣自	68
賈寶玉賽紅樓戲蝶	69
憑番夏徵中青志	71
娛界冥打鬼猿	72
巨紳宮救馬潘夏	73
追祭源夏威	74
吳介鋒運動禁報	75
源夏威勉勵同胞	76
吳介冥懲罪怨江娘	77
借杏花追悼喬先生	78
祭憑夏威	79
伍文瑛節復羅夢寢	80
金小桃素蕊赴追悼	81
衆行商挽留吳介鋒	82
生祭參拜明辭主席	83
核賄公札縣示民聞	84

三. (木 魚)

董山客嘆五更	85
孤制十驪歌	86

四. (龍 舟)

寧民公憤	87
喜怒哀樂	89
孤制青鯽	92
擅夏美商始末記	94

五. (南 音)

華工訴恨	97
譁廣府辦案難	100
祭奠屬夏威	101
陳列時怪物謠五更	103
杏花樓追悼	104
杏花樓追悼元	106

河南生祭歌記	107
江天箭七娘設計譽三贤	109

六. (粵 叻)

除是有血	112
條爾苦	112
真正係苦	112
瞓好怪我	113
多情曲	113
君你睇吓	114
乖約𠵼	114
同心綺	115
同佢斬纏	115
瞓好怪佢	116
好孩兒	116
瞓乜野禮	117
係瞓係	117
花露水	117
除却了亾美	118
瞓好有	118
有癮都要戒	119
瞓係誣有	119
帶煙仔	120
同心草	120
我地去做	121
獵飛鷹	121
中秋餅	121
又諳係佢	122
做乜野善董	122
須要頂硬	123
帶飛雁	123
囉得采過	124
割累桑失霜	124
天 晁	124

追悼会	125
真正係快	125
唔在怕死	126
整乜野噏	126
追悼会	126
諳你係老懵	127
蕭索到極	127
甫得冬你誣判	128
廣東抵制	128
唔怪得反對	129
天邊月	129
谈到夜靜	129
有一件事	130
唔好瞓	130
知到錯	130
慶 紗	131
向你怕唔怕	131
嘆一句	131
奴冕佢好	132
拒約奏	132
老 大	133
無了賴	133
曉得你	133
唔駛着急	134

七. (滑稽魂、落炎)

抵制美人二則	135
中美人計	135
有氣蕭之孚	136
官亦嘸行抵制美約	136
哭香水	137
神權談判	138
抵制二則	139
挽回利權	141

聖人憒技	141
天地為愁	142
蠻縉走路	143
尊海之怪物	143
蠻之故事	144
涼血動物談	144
情入醫院	144
趣怪近事三則	145
獮屬体	146
表同情	146
保皇帝不保志士	146
進棹餘談二則	147
鋪解恋棧二字	148
辟疫二則	148
佑 傶	149
抵制美約簡易良策	150
禁烟示意	151
涼 血	151
驗 血	152
鼓 氣	152
豆腐跌價	152
有蟻熱心	153
拆 字	153
帳蓬侵蠻	153
疣外胆量	154

擬上美國諸大教士書

「為華工禁約事」(雜文) 袁福

載：己巳年五月初三日一聲鐘

美國諸大教士先生大人閣下。景仰斗山。五中馳懇。每讀大著書報。輒不禁且愧且感。歎先生輩、婆心苦口。時錫南針。誠愛我中國者、至厚。福我中國者、甚大也。雖然。春秋之義。責备貳者。孩提之愛欺於強暴也。必既其父兄亲戚而求庇焉。誠以父兄亲戚之尊榮之、而能福之也。先生輩、既愛我至厚。福我甚大。今有一事。鄙人乃不得不援春秋責備貳者之義。而仰望於先生輩焉。其事維何。即貴國人禁限华侨一事、是也。貴國於十餘年來。僅限禁华工為名。增設種々苛例。層視侨民。愈云愈奇。愈細愈嚴。其殘虐情狀。非特玷辱文明。有邻野蠻者之所為。而且同列友邦。顯分厚薄。亦大背上帝平等之訓。有伤天地之和。反立先生輩牧童背心。愛我福我之誠意。不亦大相刺謬乎。以鴉片毒我也。教会中人、引為大歉。曾屢請其政府、設法禁止。无他。惟扩愛我之心。而欲施福我之實也。今限禁华侨之举。其剝削之痛。尤屬顯而易見。不若鴉煙之害。僅在冥之中。虽毒我甚深。究由我华人不知自憲。甘心隨弱所可比。而先生輩淡焉漠焉。几視為秦越之肥瘠。曾不聞云一言以相効阻。豈上帝之生我华人。当受此不平之慘毒。而貴國之設立種々苛例。尚无肯愛人如已之訓乎。抑先生輩既已來華。即僅有効化華民之天職。而于桑梓之邦。即可視同化外。概不过問乎。貴國於五十年前。為解放黑奴之舉。不惜糜千百万之鉅額。犧牲數十萬之生命。血成八年。以達此目的。仁声义闻。播滿寰球。當時主持其事。虽由前大总统林肯諸君。而創制其議者。亦多由教会中人。蓋惟教會中人。深知上帝生人。本係平等。不容過為歧視故也。今日之禁華工。实較當日之待黑奴、尤为酷虐。黑奴尚不至絕其生命。而去年檀香山等處華工。几至焚殺屠戮而不恤。豈華工之卑賤。甚於黑奴。而先生輩視之。亦不得與黑奴一例乎。近聞貴國商人之歸港者。因我閩粵諸同人。設有抵制之策。誠恐一經实行。不用美貨。於貴國商務前途。大有妨碍。因亦集議電致本國政府。力請解此禁例。夫商人之所患者。固仍為其自己之商務計。非必有愛於我華。

人也。而其外著之光跡。則固足為我國與同人之后盾。而福我為甚大矣。不谓素持愛我福我之主義之先生輩。反視貴國商人而不如。曷忍薄识之徒。亦舉先生輩救世苦心。橫生疑懼。以為先生輩。平日所持愛我福我之說。大都訛之空言。藉以班驕我、誘致我。而斷不能見之实事。从此誓成飞鷹。变端百云。恐于先生輩、教會前途。亦有所不便。不知明达如先生輩。亦曾慮及此乎。雖曰舉例之施。實貴國工黨中人為之。貴國工党、勢力之大。甲於環球。虽政府、不能不俯從其議。矧先生輩。离乡已久。情況隔膜。雖有劝阻盛心。而有鞭长莫及之感。斯固實在情況也。雖然。僕聞美洲全境。大半係新教中人。先歸上而政府。下而工党。其不知信奉貴教者。罕不及十之一二。既奉貴教。則於教士之言。自不難信。迨信服。視為神圣之不可侵犯。且貴教中。會口最多。其於内外声气。尤多互相联属。互相呼应。先生輩、苟有是心。只消糾会在美各教士。具一公啟。一面稟請政府。力与维持。一面劝诫工党。各守上帝平等之訓。切勿圖挑已見。致妨文明公理。一面仍咨会在美各教士。同心合力。各施種々方法。俾達其目的、而后止。如此。而工党中人。犹不退避三舍。倘遵懿訓。甘冒不譴之名。破坏文明之名誉者。吾不信也。即使強暴野蠻。一切不顾。比例終難收回。而先生輩、心力已尽。其福我愛我之光跡。亦已顯見。四万之同胞聞之。谁不颂先生輩、確能体上帝一視同仁之心。博愛之怀。而造福於中國。不勝仰。此僕所以不得不援春秋責命賢者之义。而仰折於先生輩也。情追詞酒。冒瀆尊严。惟先生輩笑重圖之。临书无任懇企感盼之至。手此布臆。順諸道安。不一一。

—完—

說氣
說氣

(雜文)

慧公

載：己巳年七月初十日一聲鐘

中國有恒言曰。「忍一时之氣，免百日之憂。」嗟乎。中國至今曰。所以委靡不振。暮氣奄奄。任異族之奴隸之。牛馬之。任外人之侵割之。辱侮之。而相率以得過而過為主義。養成一麻木不仁之病者。未始非一語之貽誤也。

是說也。殆緣沿於「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之義也。雖然。一朝之忿。氣之暴動者耳。且云於私仇。而非發於公憤。故以忘身及亲戒之。若人之奴隸之。牛馬之。侵割之。辱侮之。則公憤也。非私仇也。乍吾氣以進。而吾身犹可以自保。吾親猶可以不辱。縱吾氣以退。而吾身將失其自由。而數千年神明之胄。甘奴隸牛馬侵割辱侮於人。其辱吾祖宗者莫甚焉。此而犹曰吾主忍氣之說。則直燭之无氣可也。无氣則无血。拟之以涼血動物。拟之以老大病夫。犹过譽焉。動物犹有氣。病夫犹有氣。若此者。則所謂哀莫大於心死者也。子輿氏有言。吾养吾浩然之氣。又曰其為氣也。至大至剛。夫曰浩然。又曰至大至剛。且充之則塞乎天地。其氣發揚何如。顧其養氣也。剛以集義為主。私憤非必協於義者也。其氣宜忍。公憤則動於義者也。吾當以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之氣以赴之。故曰行有不慊於心則懶。怯於公憤。是不慊於心也。是懶也。不得謂之忍也。吾不解吾中國人於孟子養氣之義。則不能实践。而相率以得過且過為養氣唯一之宗旨也。

吾今為一言以正告曰。戾氣不可有。傲氣不可有。暮氣不可有。若剛強不屈之氣。有之則可以自立。无之則受辱于人。則當振奋之。充塞之。毋誤於忍氣之說也。今者抵制美約。民氣发达。吾中國人奄奄暮氣。从此一振矣。然而氣發於公憤。非動於私仇。为刚強之氣。毋為暴動之氣。則暮氣不可有。戾氣尤不可有也。吾深懲向誤於忍氣。而甘受辱於外人者。今轉誤於不能堅忍。而反予外人以隙也。此又不可不慎者也。——完——

貨尾平沽說

(雜文)

又奇

載：乙巳年九月十八日一多鈔

哀莫大於心死。而身死次之。与其心死。毋寧身死之為愈也。故有牺牲其身。而虽死犹生者。亦有軀殼其身。而雖生猶死者。蓋論其心之死不死而已。心已死。僅存軀壳。心不死。則百世而後。猶有巍然銅像之身也。桓約事起。吾國民抱熱心。各行抵制。偶有遭者。皆指為終身莫大之恥。足以喪吾民心矣。虽然。為山九仞。終亏一篑。涓滴不塞。流為江河。予比游十八甫。見有向己歇業。忽書貨尾平沽者。及視之。他物无几。賣衣之声。触吾耳鼓。皆□□衣也。嗚呼哀哉。人心死矣。殆名為賣貨尾。而實則賣尾（同音）貨。彼為虎作倀者。藉此以广私穫也。奸商立无耻。一至此哉。

目不忍見。耳不忍聞。憤而而歸。與医者遇。因告之曰。人心已死。且舉賣□□衣之事為見症。医者曰。予固知之。无恥商人。久已絕無心肝。特巧立名目。掩消尾貨耳。若賣尾貨者。謂之心死可矣。予曰。吾欲思所以對待之。姑恩此輩。无足深責。其醜然無恥之行。亦不過為謀利計。然但為謀利計。則尚不為奴隸。為走狗。尚可視息人風。不至為國民公敵。譖云。千夫所指。无疾而死。况甘為公敵之絕無心肝者哉。待其自斃而已。不可救藥矣。吾獨怜乎賣尾貨者。大惧其心死。急救之。或尚有一線生机也。往告之曰。汝等无容賣此衣也。汝心已死。所餘僅奄奄一息之氣。若真為卫生計。急宜大补气血。以卫生丸治之。药不能达。則以卫生酒佐之。垂危。命在呼吸。尚有回生再造機也。然此症以心死為主病。今一息尚存。尤以天王保心丹為妙。再質之善医者。則曰。不能不能。药不对症。安用是草根樹皮為哉。予闻知駭然。医者約予至十八甫。一試其剖驗之术。比至。則賣者盈門。各地一□□衣。医者隔垣視之。洞見癩瘡。因告予曰。是心疾。不可為藥。不治即死。死者变为涼血物矣。留一脉倫而去。謂急宜進以熱心之剂。輔以涼血熱氣之品。庶有瘳也。因為是說。并以告賣尾貨者。

—完—

怪相傳

(雜文)

又奇

載：己巳年九月十五日一聲鐘

公諱蝦。字大典。大濁國。光洲府。炳海子也。系云江西九江郡。自二百年前。漢代失政。大濁國云一怪蛇。流毒中原。会龙王升天。蛇居其位。四海之內。水族畢朝。其明年。九江有大龜者。猶例納錫。公立先世。以卦兵隨。蛇王大悅。賜以湯沐之色。号曰九江郡公。卦兵因以江為氏。別號卦公。娶水母氏。无耳目口鼻。故所生多蟲（蟇春）子。亦江子也。居無洞者曰蟹。狡而橫行。與海虎爭能。虎怒啖之。尽其肉而去。太平天國時。江水沸騰。蕩析离居。蟹之遺孽。強有力者。挾蠍公順流而下。祖與卜居。九江故楚地。习用楚辭。其繇曰。將運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去終古之所处分。今道遙而來東。「見螢辟步江上江立后其必大乎。遂行。卒其魄类。聚族於珠江。為古炳海地。未不立誠。此其驗矣。數侵至怪蛇。蛇为人。善跳跃。阴貳而陰狠。日与蟹遊。久之。积不相能。辨得水鳴。遂晝為禁蟹扛鳴之术。浪游江湖間。又多肢爪。妄與積蟲相往來。自大濁律例。以及科場文卷。无不勾稽。銘營上路之法。皆所詳悉。又善于當世之務。市井瑣屑。猶嫋嫋飲賭博。惟利是從。自元緒公。魚姑蠅妹之屬。下至獵仔。无不家產。旗藉煌公力。得舉为人。卦獨居深谷。名未大顯。挾金走珠江。聞有墨叛者。蹠跡如載。且滿肚墨水。善作札。以萬金致之。比捷。名利兩獲。應大濁國試。榜未發。城下者占之。得一星字。卜者曰。龙头不属尾。必二甲亥吉士也。已而果然。旋返珠江。仍與元緒公遊。有歌蛾者。為珠江翹頭。卦以其象也。（卦恩）謂為可欺。适為漁人所擄。登蟠室擇配。卦以計归之元緒公。則大喜。旋為蟠室所聞。怒其欺。又因破壞團體。从據以廢雷轟之。跳而獲免。然卦为人。見利忘义。凡作事。有首无尾。人遂喚為大卦头。或所謀不遂。觸之如是有心疾。人又喚為失魂卦。至其鞠躬吳首。形狀怪異。人又喚為揲頭臭胡卦云。及再遊京師。與白鱀公狎。益招搖。終斃於湯鑊。其種族甚繁。皆傍水而居云。

外史氏曰。江氏有兩族。其一貢姓。伯益之後。封於江。所謂江岱道相者也。春秋時為楚所滅。獨九江之族。不知其本所云。子孫最著行。赤壁之遊。見卿於蘇子而非其恥。（卿鬼卦見赤壁賦）

)自大濁國納九江之貢。始封為郡公。世遂有名。而貴姓之族無聞。外始以異类。卒致通譙。濁(國名)之腥廟已甚。蠻乃與僭。蛇子蛇孫。混而為一。國真大濁哉。

—完—

追悼馮夏威先生文

(文界)

陝南

載：己巳年十月初三日一聲鐘

夏威先生。以身殉約。然烈著于環球。凡有血氣。莫不感動。粵垣开追悼会两次。到会者数万人。誄词联語。哀感顽艷。港中同人。闻风继起。是日为追悼之期。鄙人不文。不足以發揚先生之义俠。且省中同人。亦已櫛发无余蘊矣。区々之見。別有梗概。則此文也。謂哭已死之馮先生也可。謂哭被逮之馬濬夏三君也亦可。即謂哭我同胞之被虐於美人也。亦无不可。对此茫茫。百感交集。伤心人固別有怀抱也。

嗚呼。死生亦大矣。披我中國四千餘年之历史。凡所称忠臣义士。孝子烈婦。其輝煌簡策。彪炳今古者。代不乏人。及考其行事。大都為一姓而死。為一家而死。律以个人私義。誠无可议。吾不知於社會有何善之影响也。此非刻薄古人。亦其时代为之。受縛於同學說。无容諱也。以身殉社會者。馮公其傑云哉。虽然。馮公死矣。前死者无責任。而后死者有責任。則我輩對於馮公。非一哭遂可謝其責也。馬濬夏三君。一曰未云獄。吾知馮公之灵不安也。拒約团体。或有中变。吾知馮公之灵不安也。美約一日不破。吾知馮公之灵更不安也。然則凡来追悼馮公者。不在乎一哭。而在触善体馮公立用心。使毋怨恫斯可矣。今馬濬夏三君。犹在獄也。拒約团体。或持之未坚也。美約但闡改良之說。而竟无敢昌言廢約也。吾侪对于馮公。其亦知報顏否乎。嗚呼。馮公死矣。吾侪果何以慰馮公之灵乎。如其融合力以救馬濬夏三君。能始終團結团体。以達我廢約之目的。則雖不行追悼。而馮公之灵安也。如其否也。恐此后剧烈风潮。为苛約而死者將踵相接。吾惧悼不勝悼也。嗚呼。馮公死矣。馮公尤原有知。当许吾言而不以为謬也。嗚呼。吾哭馮公。不欲為高古雅馴之文學。以求肖於古文家言。又不欲為悲歌慷慨之音。以依附於激昂之士。腦有所觸。筆不擇言。求达吾意而已。嗚呼。吾侪果何以慰馮公之灵耶。慎无以一悼謝其責也。嗚呼。

—完—

補錄追悼馮夏威先生文

(文界) 亞東商社同人

載：己巳年十月初五日一聲鐘

孔子降世二千四百五十六年。十月朔日。亞東商社同人等。謹致
悼於馮夏威先生之靈前而誄之曰。嗚呼先生。為人立所不能為。
士固有崎行難識兮。豈庸俗所能窺。敬吊先生修名得立兮。
千百世而芳遺。我國民之不相聯屬兮。民心方憂其涣离。我國民
之將入奴隸兮。民志正去其頑卑。今抵制忽興其風潮兮。作民氣
之始基。為此从志成城兮。國風固其與歸。但有初鮮免有終兮。
成敗尚未可知。苟不能持立以堅力兮。反貽他族之嗤。敬吊先生
犧牲一身以湔國恥兮。洵百折而不移。从容死義於兩署兮。留侃
侃之文詞。讀之群相泣下兮。淒然入人心神。曰闇之而云迷兮。
泣天神與地祇。矧吾同志之哀吾儕兮。徘徊增其嘵歎。然虽无死
而苟所得兮。取義焉又何惡。生雖不榮而死不哀兮。四方無其涕漣
如。敬吊先生魂其归来兮。魂為馬兮云為衣。吾備報馨香兮。且
繡以平原之綵。嗚呼。先生可以可以无憾兮。纵死之日犹生之時
。哀哉。尚饗。

— 完 —

江孔殷改良之希望

(雜文)

又奇

載：乙巳年十月廿六日一聲鐘

乙巳歲江孔殷。幸乙歲江孔殷。江一區父之末路翰林。愚索乎爾。曷幸乎爾。前此堵翰林。有擅去經火策論者。有增長八股辨賦稽法者。固无足當報界舉揚之價值。却阻學堵翰林。亦嘗偶一見。然如水泡。如空烟。隨即消滅。何物江孔殷。竟至死董狐之筆。費洛陽之紙。且至於死已時。江自鬼立。當窮華僑借此風潮。博名譽於報界中也。虽然。吾不願過責江孔殷。痛罵江孔殷。而轉為江孔殷之愚之愚。并欲示江孔殷以旁途之變計。江倘未聞乎。

江之成進士號翰林而南旋也。一眼注定打抽半。為經濟主義。不料科舉立廢。令翰林之聲价頓減。不復足以愚弄大丁。江於此。當若何失望。若何灰心。乃忽闖拒約事起。华侨資助鉅款。江乘機而作。刷身其間。端者謂江誕係金而來。吾竊謂犹淺之乎視江。江自舞弄科場。拾禁風姓。封殖數年。已盈鉅萬。觀其去年博取翰林。今年冒違源于沉沈府第。且天某報大資本家。非獲利多財而能若是乎。能若是。則區々华侨捐欵。似未足以動江。即江貧多務得。猶大不捐。志在此區々者。然國會大有人在。江每欲施強硬手段。亦豈能據為已有。然則江果為此而爭耶。吾以為江立希望。尤不止此。

於是有人窺見江之藏匿者曰。江始終為打抽半地步計耳。江无頭沒尾科庶吉士。不見愚眾。乃欲借國會主席。以翰林之資格。為華商之領袖。廢約法。游刃外埠。吾知到处欢迎。為江增十倍声价。於是翰林不貴而貴。江乃得假名曰。効捐也。結合也。以攢數十万之鉅款不難矣。江一念及此。則主席固不得不以死爭者也。嗚。江之心巧矣。江之計精矣。雖江集至精至巧。而无如人之窺見破綻何。江於此。可作阮籍穷途泣矣。雖然。江毋遠謀也。江有足以自潔者。特不知善自謀耳。江纵不得為國會主席。然江有如此之思想。有如此之手段。苟移而施之於羣花世界。則江可為所欲為。唯與抗拒。江非所謂花世界之代表人哉。前此秋娟之由善堂發願也。賴江得以还珠。花世界中人。方信仰江。崇拜江之不暇。今世男女平等。彼花世界中人。亦國民一分子。律以國會之例。彼牛人亦應担任。況近來大吵头牛。為文明种子所播植。

最开通。最热心。以之讲合群。结团体。必能组织成会。筹抵一切。江於此时为之提倡。且为之演说劝捐。吾知缠头一掷。必多乐从。如此則主席舍江谁属乎。从中梁指。谁与拒乎。闻綽哉江。以翰林资格。为群花领袖。此后遨游地球。将见群花世界。争为欢迎。即鉅款亦可咄嗟立辦。此江固有之权利而失之。何江一愚至此也。聞者曰。予毋費心。以江之墨于思想。而尚有見示。及此者乎。吾聞江自不容於國會。即變計及此也久矣。姑俟之。以覩成效。

—完—